

不断失去，
不正是我的人生吗？

Yoko Ogawa

私の人生は長くないこの連続ではなかったか。

原稿零枚日記

「巨」小川洋子 著

马慧瑶 译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Yoko Ogawa

原稿零枚日記

げんこうゼロまいにつぎ

〔目〕小川洋子 著
马梦瑶 译

Genkô Zeromai Nikki

Copyright © 2010 by Yoko Ogaw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Shueisha Inc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，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11-2015-31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稿零枚日记 / (日) 小川洋子著; 马梦瑶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339-5041-5

I. ①原… II. ①小… ②马… III. ①日记体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7057 号

原稿零枚日记

作者: [日] 小川洋子

译者: 马梦瑶

责任编辑: 王盈盈

出版发行: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超能印业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26 千字

印张: 7.875

插页: 1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5041-5

定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九月某日（星期五）

为了收集长篇小说素材，我去宇宙射线研究所参观，住宿于 F 温泉。

出租车在山中一直往前行驶着，仿佛没有尽头。几乎没有遇到其他车辆，从两边的车窗望去，满眼都是层层叠叠的高大树木，偶尔从树干的缝隙间突然露出来的水库或养殖场，也会顷刻间消失在密密层层的树木之中。被一座座山峰切割开的天空是那般狭窄，灰蒙蒙的，混浊不清。

“到红叶季节，这一带也特别热闹吧？”

“哪里，没有。”

沉默寡言的司机似乎只会说这一句话。

“这里海拔有 1500 米吗？”

“哪里，没有。”

“还很远吗？”

“哪里，没有。”

我沉默下来，只听见表盘时而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。

终于看到 F 温泉的指示牌时，太阳已经西斜。指示牌堂而皇之地挂在比路标还要高的地方，上面画着一只鼓着鼻翼的野猪，它用叉开的前爪指着 F 温泉的方向。胯下至腋下都已变成了红褐色，锈迹斑斑，看着都替它痒痒。按照野猪指示的方向，出租车从国道掉头，过了桥后，沿着沙土路行驶。

旅馆建在河边凹凸不平的岩石上，看着像很费劲地叉腿站在上面似的。无人打理的前庭里，胡枝子和女郎花或自在开放或枯萎凋谢。玄关的拉门上趴着一只漂亮的蛾子，它身上的花纹艳丽得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用目光描摹一下。

“大老远的，欢迎光临！”

没想到迎出来的是一位年轻姑娘。不过她的模样不像打工仔，行为做派颇有通晓人情世故的女主人的架势。她穿着简单的衬衫、百褶裙、短袜子。不知是不是旅馆的主打色调，衬衫、裙子、短袜子一律是深绿色的。

我暗想，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与某个不是很熟，也不知道名字，只知道长相的人非常相像。

“请这边坐吧。”

女主人帮我提着旅行包，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。走廊曲里拐弯的，被几个楼梯隔成几块。下两个台阶再上五个台阶，下八个台阶再上三个台阶，接着上六个台阶下十个台阶，就这样反反复复。可想而知，在几乎没有平地的地面上盖起这座房子，有多么不容易了。

女主人就如同没有这些台阶一般健步如飞，随着上下台阶，身体起伏不停，然而不知怎么的，她的肩膀始终是一条直线。我那个装着宇宙射线研究所参考资料的旅行包相当沉重，可是她根本不当回事，以微微松弛的膝盖为起点，保持同样的速度让身体不断向前滑行着。我甚至觉得就像乘坐在未来的交通工具上一样。为了不落后，我拼命快步紧跟在她后面，不知何时，竟然忘记思索她长得到底像谁了。

左手边的一排房间都关着门，右手边的玻璃窗对面是河滩。走廊的天花板很低，地板上铺满了咖啡色的毛皮地毯。地毯的咖啡色和她的深绿色袜子看上去非常协调。

“这是野猪皮。”

就像看透我的心思似的，女主人这样说道，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。

她带我去的房间是很普通的十叠^①和式房间，脚下的榻榻米感觉凉丝丝的。

“您打算几点吃饭？”

“七点半吧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饭前想去周边走一走。”

“那就去河边的溪流小路比较合适。”

我听从女主人的建议，泡过温泉之后，换上浴衣，跟旅馆借了双草鞋，就去小路散步。和“溪流”这种闲雅词语不大吻合，河流的水量很大，流速很快，遇到岩石或倒木，不断激起白色的浪花。水声与风声合为一体，打着漩涡，哗啦哗啦地流向山里。除了夕阳照射下的山梁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之外，山另一边，天边以及四处冒着热气的温泉，都被暮色吞没了。

我沿着净是石子的小路朝着上游走去。只有一条路，不用担心走错，可是毕竟穿着浴衣和草鞋走在不熟悉的地

^① 叠，日本面积计量单位，一叠为 1.6562 m^2 ，十叠为 16.562 m^2 。

方，总归心里没底，时不时地回头张望旅馆。从松树梢之间露出的旅馆屋顶，不断变换着形状一点一点逐渐变小了。与此同时，路两旁的芒草则越来越浓密，朝中间挤压过来遮蔽了小路，我不知不觉地用手扒拉开芒草穗，踩踏着根茎走，否则无法前行。浴衣的下摆、袖子都被它们刮开了，芒草穗扎得腿肚子和胳膊到处刺痛。仔细一看，皮肤上布满了一道道细细的红色划痕，很像旅馆大门上趴着的那只蛾子翅膀的花纹。不管我怎么回头张望，也看不见旅馆的屋顶了。

可能是不知不觉中小路拐了弯的缘故，不知何时，哗哗流水声远去了，石子小路变得柔软起来。抬眼一看，芒草前方霍然出现了两棵白桦树，我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赶紧收拢了领口，系紧了腰带。

两棵白桦树的间隔适中，笔直的树干伸向天空。高度自不必说，从树干的粗细、树枝伸展的姿态到黄绿色树叶构成的等边三角形轮廓，都非常对称，没有区别。此时夕阳恰好落在树梢上面，被风翻动的一片片树叶闪闪发光。刚才那般让人厌烦的芒草，在其四周却俯首称臣，垂头丧气。

我就像穿过大门般从两棵白桦树中间走了过去，只觉

得通过草鞋传递给我的土地的感觉变得越来越柔软了。

这里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，我确定溪流小路到此为止了。还没有变红的花楸树、枫树、杜鹃等树木裸露的根部，即将塌落的石墙，小庙，道祖神，大小形态各异的岩石，这里所看到的一切都覆盖了一层青苔。

刚才映照白桦树的夕阳不知被什么东西遮挡了，四周昏暗下来，风也吹不到这里，青苔释放出的冷气渐渐从脚下袭来。没有一个活动的东西。从一片树叶到岩石的小凹坑，凡是迷失到这里的東西都被青苔所包裹，所拥抱，所幽禁了。它们被青苔夺去了原本的轮廓，失去了原本的形状，只是变成了模糊的圆形物体。看上去这些绿色仿佛随意变换着浓淡色彩，一边在地面上爬行，一边屏住气息窥测着周围，哪怕一点点遗漏之处也不能有似的。

遇到眼前这样的风景，有谁不想去踩踏它们呢？我慢慢地迈出了一步，绝对不能胡乱踩踏，青苔仿佛含有威慑我的气场。它们既非花草也非树木的含糊性、身为微小生物齐心合力求生存之坚韧、状似绵软毫无抵抗的模样却又毫不留情侵蚀他物的精神……凡此种种，无不令我慎重行事。

我将全部神经集中于脚趾之间，调整着身体重心，一

步一步地往前走。从脚底一点点传过来的感觉，告诉我踩了不该踩的东西。回头一看，自己踩过的地方并没有造成太大伤害，才松了口气。青苔们对我的踩踏貌似不以为然。

好容易习惯了眼前的风景后，我才意识到石墙前面有一座木头的平房。大概曾经是烧炭小木屋或者就是个仓库之类的吧，建造得粗糙简陋，壁板处处翘起，开始腐朽，不用说满是青苔。只有房顶上铺着青绿色的铜板，可是它的颜色也和周围的青苔难以区分，看着倒也和谐。

“苔藓料理店”——门牌上这样写着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被青苔覆盖的满是裂纹的小小门牌上，这五个字却看得很清楚。说不定是用青苔写的吧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

这时，大门突然发出刺耳的嘎吱嘎吱声打开了，我吃惊得后退了一步。

“恭候您的到来。”

一位老妇深深鞠了个躬。

“哪里，我只是路过这里……”

“请不要拘束。”

“不是的，因为那个……”

“饭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”

“不，我已经在旅馆订餐了。”

“您说的旅馆，是那个旅馆吗？”

老妇朝着溪流小路的方向望去，此时我才注意到她的脸，又惊愕得倒退了一步。因为她虽然和旅馆的女主人相差五十岁的样子，却长得一模一样。而且也身着同样的深绿色衬衫、裙子、短袜子。这深绿色与四周的青苔混为一体，就连老妇的整个轮廓都模糊了起来。

“我们和那个旅馆是一家，这里就相当于分馆，所以您不用担心，在哪里吃饭都是一样的。”

这样对话时，不知不觉中我已脱了草鞋，被让进了宽敞的客厅里。这是一间与其外观不协调的漂亮的大房间，映入眼帘的是雕梁画栋、古香古色的挂轴、擦得锃亮的壁龛立柱，比旅馆的房间大好几倍。房间角落因昏暗看不清楚，但正中央已经摆放了矮桌、榻榻米椅子、凭几^①、坐垫，等等。一坐在松软硕大的坐垫上，连日来参观宇宙射线研究所的疲惫一齐涌上来，我心想：虽说可能是吃不惯的料理，在这里吃，应该也不错吧。

① 凭几，又叫凭肘儿。席地而坐时靠于肘部，用以搁肘和支撑身体的用具。

接待服务也都是老妇一个人承担。首先从开胃酒开始就餐，开胃酒是用泥炭藓榨取的汁水做的。高脚杯里只斟了一口的藓汁液几乎是透明的，一摇晃，就从杯底缓缓泛起苔藓的碎片。

“长这东西的地方，说明水是干净的。”

“名副其实啊。”

“是的，它并算不是珍稀的品种。颜色比较淡，形状很像海藻。请您看看这个。”

老妇递给我一个装了泥炭藓的培养皿和放大镜。

“我想，您看了实物之后，会觉得料理更有味道了。”

我接过放大镜，观察那个培养皿。手掌大小的十倍放大镜看样子经常使用，把手上圆润光滑。

“您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，离得再近一些看，对，再用力一些。”

“啊，看得很清楚。”

原以为不过是普通的苔藓呢，谁知用放大镜一看，呈现出非同寻常的模样。不知该叫作根茎还是叫作叶片合适，总之它们是由各种怪异形状构成的，其复杂性与“苔藓”这样平凡的名词真不相称。互相缠绕形成的曲线、透明的平面、微小的口袋、鼓包、盖子、粉粒、毛发。这些形状

聚合为一个整体，躺在培养皿上。好像是刚采来的，不管多么微小的尖端都是水灵灵的。水滴隐藏在其中，它们随着我的呼吸微微颤动着，那水滴也被染成了青苔色。

我放下了放大镜，喝了一口开胃酒。

老妇的待客非常周到。除了上菜的时机把握得分毫不差，对苔藓的解说也精确而简洁，不卑不亢，不急不躁，人虽在我的视野之内，却仿佛不存在一般。最让我钦佩的是，她上菜时，走路平稳得不会让盘子发出一点响声。深绿色的袜子本身就如同某种奇妙的生物，在榻榻米上无声无息地滑行，和旅馆的女主人如出一辙。我想，倘若苔藓能够移动的话，必定是像她们那样走路。

熏鞘苔、凉拌银叶真藓、清蒸绒苔、炖蛇苔、球苔汤、马杉苔天妇罗……料理一个接一个端上来，无一不是优美地被盛在讲究的餐具里。每一种苔藓都必定附带个培养皿，我一边用放大镜观察，一边吃着料理。

对于菜品的味道，我做不出准确的判断，反正不是用好吃不好吃这样的标准可以判断的。凉拌菜就是凉拌菜的味道，天妇罗就是地道的天妇罗味道，苔藓本身的味道躲藏在其后面，并不怎么显露出来。不用害怕什么，赶紧出来吧——我这样对它们说着，用舌头去探索，终于品味到

了苔藓的风味。不过那也只是倏忽而过，必须加倍珍惜。

因种类不同，出现在放大镜里的风景也全然不同。有刚刚把孢子全部释放出来之后的景象，也有并排几个颈卵器张大着口的模样。黏黏糊糊的油纸状、蓬松的羽毛状、颤悠悠的果冻状……形容起来就没有头了。此外，隐身在孢子体后面的蘑菇、挣扎着想要逃跑的小虫子、潜藏着的苔藓以外的异物等等，也都很有趣。

正如老妇所说的那样，这种观察苔藓真面目之后吃菜的方式非常刺激食欲。在重复着看了之后再吃的过程中，我不禁发现自己的舌头、眼睛和鼻子的功能越来越分辨不清，变得浑然一体了。为了品尝苔藓所需要的特殊感觉，正逐渐在体内生成。

“这一带的苔藓料理店很多吗？”

“不多。做冒牌料理的有两三家，真货只此一家。”

“冒牌料理？”

“就是使用绿藻啦羊齿啦海蜇之类的冒充苔藓。或是掺进海藻增加分量，或使用染色剂染成苔藓的颜色，简直可恶之极。”

“使用冒牌货的好处是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要想食用真正的苔藓，需要秘传的技术，并非把

它们剥下来使用那么简单。技术不熟练者，根本对付不了苔藓，所以就染指冒牌货。到头来，这些店不久都倒闭了。”

“这个店创业多少年了？”

“我说不清楚，听上辈人说是自从这里长出苔藓的时候就开始了。”

老妇把天妇罗的碟子和马杉苔的培养皿撤了下去，走出了客厅。

房间里渐渐昏暗下来，雕栏、挂轴、壁龛木柱都看不清楚了，只有桌子上方的白炽灯亮着。在苔藓残渣、汤汁、调料等一片狼藉中，唯独放大镜保持着威严，等待着下一个培养皿。好像没有其他客人，老妇走出去之后，没有别的声音了。尽管没有吃多少东西，却感到苔藓混合着消化液，正在胃里一点点膨胀着。雨后的傍晚，在森林深处，莫非苔藓也是这般繁殖的吗？我这么想着，抚摸自己的腹部，把浴衣带子松了一些。

最后的主菜上桌了。

“这是并齿藓的石烤锅。”

仿佛要盖过老妇的声音一般，平平的石头上的油发出了吱吱声，呈现出刚才的菜品所没有的响动。

“这东西长的地方比较特殊。”

“特殊，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“长在动物的尸体上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今天是采自野猪的尸体。”

老妇低下头，坐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。我拿起了放大镜，用习惯后不需多余的动作，一下子就迅速对准了目标。

并齿藓是从尸体上原封不动采取下来的。不知是从哪个部位取下来的，是脊背，是大腿，还是胯下？培养皿里血迹斑斑，在这红色的衬托下，绿色苔藓反而更醒目了。野猪的肉、脂肪、皮肤、毛发，以及断面的毛茬儿或毛发尖端的弯曲等等，都在放大镜里看得一清二楚。并齿藓就覆盖在那块肉片上。纤细的孢子囊是那样柔弱，它无助地摇曳着，却又深深地植根于尸体中。无论尸体上多么微小的凹凸，它都能不急不慌地沉着应对，聚合孢子囊，填埋缝隙。仔细查看野猪皮肉的各个角落，发现全部被苔藓覆盖，无一点遗漏之处。这时烤锅里响起吱吱的声音，冒出了油烟，散发出尸体烤焦的气味。

我想起指着F温泉方向的野猪。想象它站累了，厌倦

了堆笑，一咕噜躺倒的样子。当最后的心跳停止不久，血液还热乎的时候，最初的孢子就过来驻足。落在咖啡色毛发根部的孢子，靠着残留在身体上的潮气，不断扩张着原丝体。仿佛彼此交流过暗号一般，孢子伙伴接二连三地飞来，互相帮助。原丝体发了芽，逐渐变成苔藓的样子，覆盖了尸体。此时野猪的体温已经彻底消失了，蛆虫开始活动，内脏开始腐败，但这些并不会让苔藓有所犹豫。苔藓默默无声地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在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，一头离群的野猪死了。没有伙伴为它送终，唯有苔藓聚拢而来，它们把深绿色的柔软毛毯覆盖在野猪的尸体上。

“请趁热吃吧。”

老妇从暗处对我说道。

回到旅馆时，已经八点多了。去的时候觉得走了好远，回来时没走多久就望见旅馆的灯光。女主人好像和苔藓料理店已经联系过了，我什么也不用解释，她对一切都了然于心似的。房间里已经铺好了被褥。

我跟女主人借了个便携式收音机，趴在床铺上。甲子园正在举行阪神队对巨人队的决赛。这场比赛必须要赢，